

生活写真

岁月洗礼，似水流年，时间浸润的2025，注定是一个不平凡的年份。新年的钟声敲响，干净卫生的太阳村，瞬间焕发出别样生机和新年的忙碌。欢天喜地庆盛世，和美丰收贺佳节。办年货、贴春联、挂红灯、扶秋千；花车花鼓、威风锣鼓、高跷、旱船、舞狮、耍龙灯，传统文化齐上阵，宁静的村庄热闹欢腾了起来。新年的样子，浓浓的年味，心中的向往，被彰显得淋漓尽致。

乡村的年夜，沸腾的晚上。

太阳村后道巷，一排排大红灯笼高高挂，一幅幅横标写着乡村振兴的新标语。张灯结彩灯笼卷，白天，一片中国红；晚上，流光溢彩红彤彤。人们在红灯下漫步，年轻人窃窃私语，孩子们尽情玩乐，老年人诉说着养老趣事。春节晚会新创意，机器人共舞首次亮相。手帕转得似花儿一团团，舞步跳得机动灵活节拍精准。今年，后道巷人儿时髦挂起了电子旋转的科技新灯笼。电子飞灯悠悠转，耀得地面七彩飞扬，引来一群人驻足欣赏、夸奖评论。整个村庄装扮得靓丽神秘、色彩斑斓。天上人间一片红，年味浓沁人心爽。

灯笼卷十字路口北侧，远去了的秋千再现。过去曾经年年扶秋千的传统运作，这些年销声匿迹。秋千作为一种传统民俗，蕴含着丰富的文化内涵，是春节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以前扶秋千是把粗绳固定在笨重的碌碡上，今朝换了模式，采用结实安全的不锈钢，美观、大方、耐用。

秋千，是一种古老而充满魅力的民间娱乐活动，穿越了千年时光，见证了中华民族的历史变迁，承载了人们的欢乐和梦想，起源于远古，兴于汉代，盛于大唐。唐代诗人王建这样写秋千：“长长丝绳紫碧碧，袅袅横枝高百尺。

灯下漫笔

花灯醉人回乡梦

■衣名

元宵节，又称上元节、小正月、元夕或灯节，是春节之后的第一个重要节日，是中国亦是汉字文化圈地区和海外华人的传统节日之一。正月是农历的元月，古人称夜为“宵”，所以把一年中第一个月圆之夜正月十五称为元宵节。

“年三十的烟火，正月十五的灯”，元宵节是中国年热热闹闹的“压轴戏”。这一天，一切活动的主题强调一个“闹”字，放花灯、舞狮子、踩高跷、猜谜语……喜庆团圆的节日气氛里，传承着中华民族源远流长的传统文化。

“正月十五灯正新，满城灯火白如银。”正月十五是一年中第一个月圆之夜，也是一元复始、大地回春的夜晚。在这一天里，家家户户户张灯结彩，带有不同地域风格的各式灯笼闪烁着红色的喜庆光芒，把漆黑的深夜装点得五彩斑斓，绚丽夺目。再燃起一挂鞭炮，或是点燃璀璨的烟花，在噼里啪啦的鞭炮声中，看着空中绽放的绚丽烟火，全家人围坐在一起举杯畅饮，欢声笑语中把元宵节的喜气推到了高潮，空气中似乎都飘散着幸福美好的味道。

俗话说，正月十五之前都是年。正月十五元宵节的到来才意味着年的结束，因此，这一天往往与众不同，最大的特色就是吃元宵。圆圆的、白白的元宵，包裹着甜蜜，浓缩着思念，让异乡的游子无论身在何处都顿生浓浓的思念之情。

我出生在北方一个普通的山村，童年记忆里，节日是将快乐拉长的过程，是在幸福的企盼中度过的。20世纪80年代初期，农村日子不算富裕，家里虽然穷，但很快乐，心中有盼头儿。每当过了大年初一，人们就进入一个固有的模式，家家户戶盼着元宵节的到来，因为这一天有元宵吃，仅此而已，并没有其他的夹杂。然而这一天的到来不仅昭示着年的圆满，也预示着春耕的大幕即将拉开。

“汤圆”和“元宵”的区别在于制作工艺上的不同。作为北方人，我还是习惯称作“元宵”。

一碗热气腾腾的元宵，看似简单，却颇有讲究。记得小时候，在农村，元宵都是由自己家制作的。从馅料到成品，是一个极其复杂的过程。父亲会从不远的集市买来馅料和糯米，先将糯米泡10个小时，然后沥干，磨成粉，将馅料放到糯米粉上，在筐箩里摇啊摇，看着五颜六色的馅料一点点的变大圆，心中便会充满欢喜。大黑锅里烧开清澈的井水，咕嘟着冒起又大又亮的泡儿，白花花元宵被一个个小心翼翼地丢进

少年儿女重秋千，盘巾结带分两边。”全诗生动描绘了当时人们荡秋千的热闹场景。荡秋千是有讲究的，“秋”意为“有”，“千”意为“钱”。荡秋千寓意越荡越有钱。人们在秋千上悠荡，忘记了生活的烦恼，荡走了晦气，找回了内心的宁静与欢乐，激起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追求。无论生活多么艰难，心若向阳，何惧风霜。

夜幕下的太阳村广场，村委会、老协会、群众服务中心前的霓虹灯闪烁。树上的星星、地上的光条，五光十色，风景这边独好。关爷庙前弥漫着浓浓的烟火气息。早已备好的烟花爆竹随着声声脆响，五颜六色的烟花在夜空中绽放，如星星在银河流淌，似花儿在云端怒放，像瀑布倾泻而下，火树银花不夜天。

孩子们兴高采烈地跳着，眼睛里闪烁着喜悦的光芒。大人们看着、说着，洋溢着幸福的笑容。看，夕阳舞蹈队手拿彩扇，跳起快活的舞蹈，展示对新年的祝福。

惊奇的一幕在广场惊现。一辆装饰精美的鼓车气势磅礴奔涌而来，那是后道巷的百人携手拉鼓车。车上，鼓手敲得震天响，车前，人喊号子齐用劲，鼓车飞速前跑，欢呼声、呐喊声回荡在村子上空。

还有那戏剧人物组成的高跷队以及旱船、舞狮。引人注目的蛟龙吐火缠绕梁柱。锣鼓大赛，花鼓展演，好戏一场接一场。整个村子沉浸在热闹非凡的欢乐中。

万家灯火，烟火人间。腊八、小年、除夕、大年、元宵节。长长的年，长长的节，民间传统传承，人们心中向往。春天来了，我们以此为契机振奋精神，在乡村振兴的路上整装待发奋勇前行。

沸腾的水中，勺子顺着锅沿轻轻地推动，静静地等上几分钟，元宵便纷纷浮出水面，在水泡间游动翻滚，汤水渐渐呈乳白、黏稠状。洁白的元宵和粗犷的大黑锅形成鲜明的对比，仿佛一幅温馨静雅的水墨画。

那个年代，一碗元宵便是一串美好的记忆，尽管内容略显单调，核桃、花生、芝麻，有限的几种馅料，甚至有些发硬和粗糙，但足以让唇齿留香许久。淡淡的糯米香、乳白的汤、单纯的原始香味构成的生活契合着一个纯净的心灵，我想，人最深的记忆一定也这么简单。

内心深处，我一直认为20世纪80年代是很纯真的年代，物质上的改善带动精神的乐观向上，淳朴的民风彰显着基本的公序良俗。每年元宵节，县城必定举办灯会、放烟花、扭秧歌、锣鼓喧天，好不热闹。路两侧人头攒动，水泄不通，人们脸上洋溢着快乐，叫好声、嬉笑声不绝于耳，小县城的沸腾远比满锅翻滚的元宵热闹许多。

我喜欢由欢乐构成的愿景，喜欢市井百姓脸上自然流露的笑容，可撷可取，可捧可掬，也许节日的意义就隐藏其中。

在中国这个极其讲究团圆的国度，无论你是漂泊异乡，还是浪迹天涯，都要在团圆佳节放下一切，收拾行囊，回家团聚，好像只有与亲人一起相守才算是过了完整的年。

传统意义上来说，只有过了正月十五元宵节，才是真正过完了年，一年的劳顿真正被释放，休整之后，大家正式开始一年的忙碌。如果说除夕是过大年的开始，元宵佳节便是过年这场举国同庆的盛宴的完美收场，是年给的最后的疼爱，有始有终便是圆满。

团圆圆满，圆就是美满与完美的化身，中国人喜欢圆的形状，美观中蕴含着和谐。如今的元宵，花样繁多，口味丰富，五颜六色，绵软可口，几乎完美满足了视觉和味觉的享受。元宵佳节当天，大家欢聚一堂，吃元宵，话祝福，看颗颗雪白、软糯、圆溜溜的汤圆下锅，在热气腾腾的沸水中翻滚着，昭示着一年的圆满平安。

每一种食品都有着它背后的故事，我们也习惯赋予它一种寓意，伴着一种心绪，成全一种幸福。民族传统里，圆代表着圆满，是终极的幸福。元宵在沸腾的水中翻滚，大概也像极了我们的生活。

抬眼望去，窗外华灯初上，火树银花，如同划破夜空的点点繁星。我打开电脑，将万千思绪化作浅浅笔墨……

往事如烟

童年的春节记忆很深刻，也很丰富，但最让我难以忘怀的是父亲春节给村民写春联。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乃至70年代末，农村有文化的人很少，特别是能写一手好毛笔字的人更是寥若晨星，父亲“阴差阳错”成为这颗稀奇的“晨星”。所以，在我们这个有着四百多户人家的乡村里，父亲就包揽了全村的红白事对联和春联编写。这几乎成了父亲的一项专业任务，也成了他劳作之余，面坐南窗、展吐余丝、织补过往的生活乐趣。每年春节来临，从腊月二十三起（有时更早），父亲就放下家里的活计，专心致志地写对联，一直写到除夕下午。有时晚上还要加班写。写对联不仅是他一个人忙，还让我们兄弟姐妹甚至母亲也要搭手，帮他裁对联纸、研墨、抓对联，全家人都忙得不亦乐乎。实所谓“古墨经磨满几香”“非人磨墨墨磨人”啊！

记得当时的春联内容有：“新年纳馥庆；佳节号长春”“千门万户曈曈日；总把新桃换旧符”“持家有道唯存厚；处世无奇但率真”“忠厚传家久；诗书继世长”。吃大食堂时，父亲给食堂门口编写了一副对联：“人民乃衣食父母；公社即温馨家园。”配上“万象更新”“春回大地”“人寿年丰”“锦绣前程”等直抒胸臆的横批，就更加地锦上添花了。

除了正儿八经的这些对联，他还把多余的红纸写成“春条”，以便张贴在家中各类器物上，以示喜庆、希冀。大门口树上“开门见喜”，山墙上“满院春光”，麦囤上“五谷丰登”，衣柜上“丰衣足食”，水缸上“细水长流”，顶棚上“抬头见喜”……在物资匮乏的年代，过年时贴上这些“春联”“春条”，似乎心里就觉得春意弥漫、喜气洋洋，有股浓浓的年味！

偌大的一个村子，每年都有数十家过红白事，父亲都得到场编写对联、记礼单。一家忙上三天，十家就是一个月，每年就得两三个月专门应酬这种事，不仅费时费力，还得搭上笔墨纸砚。这一额外的负担，父亲一直干到临终前一半年，才得以“解脱”。但父亲从来都没有因费时费力而推辞过、拒绝过，也没有敷衍马虎过，从来都是认认真真、一丝不苟。

红白事对联，父亲总是提前根据这家人的家庭特点、职业爱好，斟酌句，认真推敲，实事求是，总结评价，最后工工整整用毛笔写在纸上。

直到今天，父亲的笔记本上还留存有部分村民家的红白事对联底稿，有的甚至是两代人的，不少对联成了这些家庭子孙心中有趣的回忆和当时社会历史现状的见证。如

春节记事

■李建录

人”啊！

记得当时的春联内容有：“新年纳馥庆；佳节号长春”“千门万户曈曈日；总把新桃换旧符”“持家有道唯存厚；处世无奇但率真”“忠厚传家久；诗书继世长”。吃大食堂时，父亲给食堂门口编写了一副对联：“人民乃衣食父母；公社即温馨家园。”配上“万象更新”“春回大地”“人寿年丰”“锦绣前程”等直抒胸臆的横批，就更加地锦上添花了。

除了正儿八经的这些对联，他还把多余的红纸写成“春条”，以便张贴在家中各类器物上，以示喜庆、希冀。大门口树上“开门见喜”，山墙上“满院春光”，麦囤上“五谷丰登”，衣柜上“丰衣足食”，水缸上“细水长流”，顶棚上“抬头见喜”……在物资匮乏的年代，过年时贴上这些“春联”“春条”，似乎心里就觉得春意弥漫、喜气洋洋，有股浓浓的年味！



做花馍(中国画)
王良学 作

挚爱亲情

今年春节，闲来无事，翻阅笔记，思绪又回到2017年。那年的春节，对我家来说，是个特殊的春节，因为一向健康的父亲在毫无征兆的情况下突然生病了，我们在焦虑和痛苦中过了个年！

那年，儿子将要参加高考，学习任务繁重。全家兵分两路，老公和婆婆回老家过年，我和一双儿女留在宁波，第一个全家不在一起的春节。除夕夜，我给父母视频问候，一切都好，安心过年！初一早上，带儿女去梁祝公园游玩，我做梦也想不到，远在千里之外的娘家，因为父亲突发脑疾，此刻正乱成一锅粥——

初一早上7点钟左右，家人陆续起床了。父亲先去院里取柴准备烧锅炉，突然觉得自己左胳膊抬不起来，左腿也有点不听使唤。母亲忙去扶父亲。

刚好嫂子起床准备洗漱，看见了忙问：“爸，妈，你们怎么了？”母亲说：“你爸不知为什么站不起来了……”嫂子大吃一惊，趺拉着拖鞋回屋叫我哥：“快起床，送爸去医院！”哥哥一激灵，以最快速度起床，发动汽车，一家人在慌乱中奔向20公里外的县人民医院。大年初一，路上车辆稀少，畅通无阻，疾驰到医院，经过检查，确诊突发性脑梗！多么凶险，幸亏我嫂子当机立断，为父亲争取了最佳治疗时机！

然而我在宁波还浑然不觉。接到

母亲打来的电话，已是中午，当时心中“轰”一声：不好了，父亲肯定病得厉害了，母亲轻易不给我打电话的！有一种天塌下来的感觉，眼泪止不住地往下掉，背上直冒冷汗……在儿子的协助下，我马上网上订票，并约好远在广州的妹妹，在郑州碰面后一起往家赶。当把一切都打点好，已是晚上十点多钟了。躺在床上，一宿无眠，心中有说不出的难过，回想自己十年来在外打拼，很少陪伴父母，儿女正是学业的关键时期，生活，真是一地鸡毛啊……

第二天凌晨4点钟起床，儿子执意送我到车站，帮我取票，送我进站，瞬间感觉孩子一下子长大了！家中的父母，身边的儿女，你们都是我生命中最亲的人，愿你们安好！

经过一路的奔波，我和妹妹于大年初二傍晚赶到县人民医院，看到父亲精神尚好，腿脚活动自如，我们终于松了一口气。

回来的第一夜，由我来陪护父亲，父亲整晚都睡得安稳，我放心了。初四下午医生查房，说父亲初六就可以下床活动了。我们都高兴得太早了！晚上，父亲难受得不停呻吟，连翻身都成了困难的事，护士查了下体温，37.5℃，发烧了。同病房内的一位老人病得很重，喉咙里“呼噜、呼噜”痰声不断，我真有点害怕了。第二天，经主治医师检查：不好，又复发了！我们的心

心香一瓣

野菜是春日的使者。苏东坡《惠崇春江晚景》写道：“竹外桃花三两枝，春江水暖鸭先知，蒌蒿满地芦芽短，正是河豚欲上时。”

翠绿的竹林外，两三支桃花娇艳开放，鸭子在水中嬉戏，应当最先察觉江水温暖。河滩上长满繁茂翠绿的蒌蒿，嫩得都能掐出水来。地下冒出一株株如笋状的嫩芽，在春风中摇曳着。此时，河豚正要逆流而上，从大海游回江河。眼前的春景明媚生动，活力无限。

蒌蒿和芦芽这两味野菜就是早春的使者，唤醒了沉睡未冬的大地。它们给春天换上了新装，带来生机与希望。

野菜是清香美味的。“夜雨剪春韭，新炊间黄粱”出自唐代诗人杜甫的《赠卫八处士》。

安史之乱期间，诗人杜甫与分别二十年的发小卫处士重逢。主人冒雨割来鲜嫩的春韭，端上新煮的黄米饭让杜甫品尝。春韭素有天下第一鲜的美称。黄米饭搭配春韭，黄绿相映，赏心悦目。韭菜的鲜香与黄米的软糯在口中汇交融，美味无比。离乱之苦在一口一口的的美食中稀释了许多，似乎不那么浓烈。

野菜是思念的具象。“焉得谖草，言树之背。愿言思伯，使我心喜”出自《诗经》里的《卫风·伯兮》。

诗中的谖草，即萱草，又名金针、忘忧草、黄花菜等，多年生宿根草本。哪里能得到

一株萱草，我愿把它种在北屋。也唯有它能解我相思之苦。我思念着出门征战的夫君，都快相思成疾了。寥寥数语为我们刻画了一位幽怨情深、思虑重重的妇人形象。此处的谖草不仅仅是一种植物，它化身女子忘却忧愁，渴望幸福团聚的载体，读来不觉令人心生怜悯。

野菜是情感的宣泄。元代诗人杨载在《到京师》写道：“城雪初消荠菜生，角门深巷少人行。柳梢听得黄鹂语，此是春来第一声。”

诗中描绘的荠菜，可是报春的使者。京都的雪还未消尽，几处从生的荠菜已经冲破冻土，露出勃勃生机。就在这寂寞寥落的偏僻小巷里，从柳梢头却传出黄鹂的清脆鸟鸣。

与其说黄鹂的一声鸣叫，倒不如说是诗人杨载的一声呐喊。诗人年过四十，终得皇帝赏识，来到象征皇权的京师，看到荠菜吐绿，听闻黄鹂鸣叫，顿觉心清气爽，好运来临，前景可期！“春来第一声”把诗人欢愉惊喜之情表达得淋漓尽致。

古诗词里的野菜芬芳馥郁了千年，是春日里不可或缺的一道风景，装点了春日盛景的同时，也满足了一代又一代人的味蕾。

现在正是野菜鲜嫩的时节，我们不妨挎上篮子，手持小铲，奔赴野外采摘野菜，细细品味它的清新与醇香，感受大自然的盎然春意吧！

母亲回去休息，第二天早上，父亲一见母亲就说：“你终于回来了，昨晚我俩女儿可辛苦了！”我们笑了，说：“爸，你女儿都四十多了，不是小孩子了！”父亲却说：“就还小嘛，你妈身体好，吃得消！”逗得病房的人都笑了，嫂子也笑着对母亲说：“看！看！子女儿女都是亲生的，就我们永远是外人！”我们劝母亲休息，母亲说：“我不能休息，我要亲眼看着你爸好起来才放心。”现在想起来都动容。这才是最真的爱情，这才是最动听的情话！

好似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寒冬，父亲的病情一天比一天轻，可以下床活动了。这期间，我感受到了来自大家庭暖暖的亲情。亲人之间，看似独有，其实是相连的，爱和痛都会传递。小姑姑三天两头来看望父亲，大姑姑和叔叔每天微信上询问父亲的病情。我感慨他们兄妹情深，大姑姑说：“以前困难的日子里，你爸作为大哥，为我们无怨无悔付出了很多，现在他躺在病床上，我们真是心痛！”血液于水的亲情啊，想起来总让人温暖、感动！

转眼又该启程了，我们终究等不及父亲出院了。想必，父母的心情在分别的那一刻，是多么的难过！父亲好像睡着了，大病初愈的脸上还是虚弱的。我俯下身，凑到父亲耳边轻声说：“爸爸，你和格格要回去了，您保重……”那一刻，我姊妹俩眼中已满是泪水，父亲闭着眼睛，说：“你俩放心，我很快就好了……”我们一步三回头地走出病房，真是心如刀割啊！

幸亏哥嫂的及时送医就诊，感谢医生高超医术，父亲如今恢复如初。几年前那个病房中的春节时刻提醒我：多关心父母，常回家看看！